

## 游走在冷峻与温软之间

□姜永青

我与杨伟利只有两面之交——“交集”的交。因为有共同的朋友，便在聚餐中交集了，并没有交流互动。

第一次交集，她几乎没有说几句话，给我的印象有如寒冬里北国的山，一派冷峻。

第二次交集，感觉伟利随和了些，但留给我的冷峻印象仍未消除。席间收到她的散文集新作，一看书名《花祭》，不由心里咯噔了一下；莫非她也有黛玉葬花似的温软？

于是，回到家，就打开了书。

首篇便是与集子同名的《花祭》。读了没几行，我便瞪大了眼睛：原来她写的“花”，竟是“那个”……连女性自己都羞于启齿的周期性生理现象啊。我简直不好意思再往下看了，但终究还是看了下去，而且是一口气看完了。因为她不仅敢写，而且写得那么从容优雅，那么富有诗意。她把自己的少女初潮称作“一朵花的开放”，把告别来潮说成“花儿即将枯萎”。如此，便有了她这独树一帜的“花祭”。

《花祭》这篇美文，彻底颠覆了我对伟利的冷峻印象，取而代之的是“温软”，水一样的温软，而且是那种历经阳光关照的水，是那种曾被煦风轻拂的水。

第二篇散文《黄昏的歌唱》，写得非常美，凄美加壮美：病房中的我，弱得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却在近于绝望时含泪唱起了歌，之后还唱进了医院的花园，带动了众多病友一起唱，直唱得最后有了“足够的气息”。再加上穿插进去的十一岁时以深夜唱歌孤身“战”群鼠，十五岁那年建筑工地搬运砖块受了时在在心里唱歌，真是撼人心魄，催人泪下。可是赞美、感动之余，我猛然发现，这篇散文似乎又让冷峻唱了主角，温软则成为跑龙套的了。

再往下看：

《焦渴的午后及夜晚》和《黄昏的杀戮》，都是冷气温人的冷峻篇章。前者从一只焦渴而“死状惨烈”的蝴蝶写起，铺陈了自己因手术不能进水而口渴之极，以至于“想喝掉自己的鲜血”，进一步写城市为“解渴”而修人工河，民工们却疯狂地杀死了一条无辜的蛇；写人工河通水周年庆典以灯带毒树木等，可谓冷峻重重，直冷到人的骨子里，峻到人的灵魂中。后者以滥开发景区造成环境惨不忍睹为底色，描述了十二只小羊变成景区泼水节烧烤羊肉的过程。从被捆着四蹄“不再作任何挣扎”的小羊，到“霍霍地磨着尖刀，以粗糙的手指扶着利刃”的屠夫，直到小羊“像撕裂一张白纸”一样被杀掉，一步步地冷峻到极致，冷峻得让人毛骨悚然。

《在外婆膝下的日子》和《但愿人长久》，却仿若山重水复之后的柳暗花明，让人一下子又回到了温软世界。两篇散文都是写外婆的。第一篇写作者十三岁之前



## 113. 梁山泊水泊

北宋宰相王安石（江西抚州人）一心想着国家社稷。有人投其所好建议说：“将八百里梁山泊之水排空，可以种庄稼造福百姓。”书呆子王安石觉得这想法不错，就与中央书记处书记（中书舍人）刘敞（江西新余人）商量。王安石问：“梁山泊这些水排到何处是好？”刘敞苦笑道：“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在旁边再挖个八百里宽的大坑）。”王安石恍然大悟省悟说：“这是啥狗屁主意！”

## 114. 诏赐银靴

南唐唐李璟（江苏徐州人）做太子时，侍从冯叔敖前马后悉心照料。李璟许诺冯叔敖说：“我富贵，为尔置银靴。”南唐保大元年（公元943年），李璟即皇帝位，对群臣各有赏赐。有一天散朝，皇上见冯叔敖欲言又止，遂问何事。冯叔敖说：“臣欲言又止，遂问何事。冯叔敖说：“臣欲言又止，遂问何事。冯叔敖说：“臣欲言又止，遂问何事。”

## 115. 夫人当家

老成持重的杜业是南唐兵部尚书兼枢密使，辅佐南唐开国皇帝李昇居功甚伟且谦逊低调，皇上非常器重。杜业夫人张氏妒悍尤急，严禁老公娶妾，杜业动了

## 铁骨铮铮情似水

## “汇报”和“日记”，安抚着两相牵挂的亲人

2020年春节注定是一段被历史记载的非同寻常的时光。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除夕，武汉封城。

一连串政令从南海发出，举全国之力，驰援武汉！

全国4万多名医护人员分批驰援武汉、湖北。白衣为甲，前赴后继，演绎出无数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故事，让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11月7日下午，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我们见到曾经担任平顶山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医师队队长的刘艳辉那一刻，方知风暴有眼，援鄂医护人员一线肉搏也从容。

眼前的刘艳辉是个暖男，笑容明亮，说话家常，一点也看不出他曾经在武汉坚守58天，是荣获“河南省抗疫先进个人”“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那个凡人英雄。“你是不是自己报名支援武汉的？”

“组织找我谈话，身为共产党员我不能推托。”

“你怕不怕？”

“怎么能不怕？2月2日一到武汉机场，我们首先看到两行标语：‘万众一心战疫情 众志成城克时艰’，一片肃穆，心里沉甸甸的。半小时等待入住的时候，拎着行李不敢往地上放，手都勒出了紫印子。”

“原计划培训三四天，可疫情紧急，24小时不到，我们就受命奔赴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这是一个危重症定点医院，尖刀中的尖刀、前线上的前线，插管最多，接管最多，第一版新冠肺炎治疗方案就出自这里。”

“说实话，刚开始我们内心忐忑，因为面对的是武汉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但同时我们又坚定的，这份坚定来源于我们对自己专业知识的自信。我们是第二批援鄂河南医疗队，我是省医师组组长，平顶山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医师队队长和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临时党支部书记。122名医护人员在党旗旗下庄严宣誓，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派，悲壮却一点也不悲凉。人在火线，要承担起医护人员必须承担的职责，我们怀着必胜的信心！”

## 买菜记

□侯旭东

晚上八点左右，我在小区的菜市场闲逛，夜已黑得深沉，街灯下一位戴单帽子的老人在卖萝卜。

聊起来，老人说他家住祁营村，60多岁。年龄比我大，我就称他为老哥。老哥看看剩下的大大小小、体型别致的萝卜，问我要不要。我说萝卜太多了，我腿不好使掂不动。他问我住哪儿，我说不远，他回家刚好路过我家。

萝卜刚上市，正是贵的时候，我不想要这么多，就问能便宜多少。老哥说原本卖一块钱一斤（1斤=500克），现在六角一斤，要完都中。称重26斤，他只让我付12元。

乘坐老哥的电动三轮车回家，我紧挨着老哥坐着。以前腿脚利索时，我几乎天天晚上在菜市场把菜收堆儿买，这是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习惯。母亲常说吃不完，穿不完，打算不到就受穷。把菜收堆儿买，对自己和卖菜的都有好处。菜农或菜贩的菜卖到最后大都不收价，能卖出一分是一分。

来到家属楼下，老哥把萝卜从车里拿到地上，他收拾三轮车时，又问我吃萝卜不吃，水焯了下面条可美，说着他拣了一袋嫩嫩的萝卜缨给我。

当晚，把买菜的事发朋友圈，许多朋友点赞，一位老姐姐留言说，她也爱在晚上把菜收堆儿买，买了吃不完，大多分给邻居了。

我想起以前与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做饭时少葱缺盐总向邻居借，而我家蒸了包子或炒了肉也会惦记邻居，分给他们尝尝鲜。那时左邻右舍关系处得像一家人，温馨和谐。自立门户后，因工作太忙，便少了许多这样的交流。渴望重拾与邻居们幸福交流的日子，唯愿我们的日子充满阳光下的快乐和灿烂，重温那慢慢温馨的旧时光。

## 出彩鹰城 圆梦小康

□主题征文

## 诗词两首

□严奇寄

## 访人头山村

一别山乡三十春，疑迷不定费详询。分明塞岭茅檐旧，却是通衢景色新。车马朱门更气象，田梁碧水泥风尘。村头老宅留记忆，陈物尤牵见往人。

## 行香子·宝山山行

数里青峰，壑岭重重。沿溪径、渐入迷踪。参差山色，错落春丛。望石如仙，云如练，洞如龙。

人家何许，深行溪谷。竹相随、坡上葱茏。疏疏村寨，萋萋临风。见羊儿跑，鸟儿戏，蕾儿红。

例转危为安的重症病例。这如同一束光，驱除阴霾，坚定了全体同事战胜疫魔的信心，同济医院总部送来了鲜花……

喜讯传回平顶山，亲人们奔走相告，同事们泪水潸然！

## 深情款款的文字，温暖了多少离人心

今日，乃元宵佳节。我们总医院赴武汉医疗队队员今晚在同济医院病房一起度过了这个难忘的节日。

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此刻，月华满地，江天一色，了无纤尘。我们鹰城赤子在江城抗疫工作岗位上，遥祝家乡父老乡亲阖家团圆，幸福美满！

张若虚有诗句：“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天下人谁无离别怨？可我们今日的坚守，都将奔向以后的团圆。今夜武汉无眠，全国各地有无数个像我们一样暂别‘小家’的白衣战士，我们将换来祖国这个‘大家’的康健、繁荣。

刘艳辉的日记，就这样一篇一篇自心间流出，致意亲人，致敬祖国。他说：“此次江城抗疫，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深切地感知了祖国的伟大，共产党是最能担当的党，我们的政府是最负责责任的政府！”

2月26日，刘艳辉的女儿做阑尾炎手术，他难免牵肠挂肚，好友小秦打电话安慰他，他回说：“没事儿，书记、院长都盯着呢！”

一名铁骨铮铮的战士，一个柔情似水的男儿，这就是刘艳辉。

## 宛若平常一段歌

光明回溯到1998年，刘艳辉正读高中，父亲所在的工厂倒闭。幸得父亲有技术，接一些零活儿，很辛苦。刘艳辉偏爱文科，心仪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高考后报志愿，父亲说：“咱家没有医生，你就报医学专业吧。”刘艳辉二话没说，填报了郑州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大学期间，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他利用假期当家教，自己解决了一切上学费用。

这样一个刘艳辉，最懂得惜物。医疗队刚开始开展工作的时候，缺少防毒面屏，刘艳辉和同事们挨户敲开商

## 笛声

□孙志刚

我要了一瓶啤酒，不紧不慢地啜着，看女儿有滋有味地品尝美食，既是消磨时间，更是难得的享受。小孩子边吃边玩，吃饭很费时间。我对面的两张桌子渐渐空了下来。一缕曲曲婉婉的音调从身后蔓延过来，轻轻地敲打着我耳膜。

谁在吹笛？

扭头一看，黑瘦的老板坐在第四张桌子后面，正全神贯注地吹着一首歌曲，听调子是曾经非常流行的《北国之春》。他半低着头，双眼微闭，八根指头在黝黑发亮的笛管上灵活地上下跃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中，全然没有注意到我惊异的表情。

说实在的，与专业人士相比，他的吹奏水平显然还欠火候，不过相比一般的笛子爱好者来说，他的水平还是不错的。我很奇怪，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小吃店里，一个怎么看也不像有文艺细胞的人，竟然会吹笛才艺？

一曲终于。我从惊讶中回过神来。他嘴角上扬，朝我无声地笑了一笑，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又低下头抚弄那支油光发亮的竹笛。



富士山秋景

新华社发